



许你沉默 时光

PERIOD OF
PROMISED
SILENCE

兰小青 / 著



LAN
XIAOQING
WORKS



超越亲情 \ 爱情的最虐心羁绊
最不可思议的“青涩”之恋

她没曾想过
在自己最糟糕的年华
会 遇 见 他
更不曾妄想他的驻足



可，那么完美的他
却从茫茫人海中 / 一眼就看到了怯生生的自己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许你沉默 时光

PERIOD OF
P R O M I S E D
S I L E N C E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许你沉默时光 / 兰小青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112-4365-2

I. ①许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7983号

许你沉默时光

著 者: 兰小青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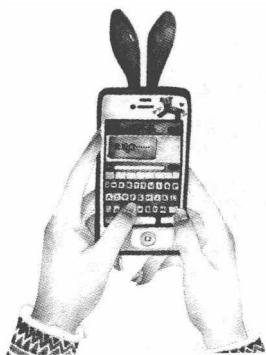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4365-2

定 价: 21.80元



许你沉默 时光

PERIOD OF
PROMISED
SILENCE



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不知道自己将会是什么模样。最花样的年华，最青涩的季节，伴我成长的——你。

目录

第一章 / 001

当你突然走进我不堪的世界

她的一切，都是季若柏给的。可是，对于季若柏她说不上感激。更多的，是害怕。

第二章 / 010

易逝年华，谁伴我度过

那时候她的身份是，小偷。而他，是被她偷的那个人。

第三章 / 035

你说不出来，如我看不出来

因为，季若柏根本就是哑巴，他不会说话。

第四章 / 062

我和你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

不是父女，不是兄妹，没有任何关系。然而，又有关系。

悠扬的铃声已敲响数分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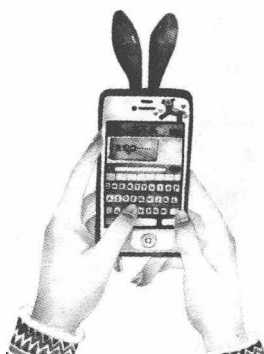
爱你便注定荆棘满身，纵青春不再，时光轮转，我仍抵死无悔。

即是深情 \ 亦是情深



许你沉默 时光

PERIOD OF
PROMISED
SILENCE



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不知道自己将会是什么模样。最花样的年华，最青涩的季节，伴我成长的——你。

目录

第五章 / 093

躲在你给我的安稳世界

五年相依为命，也只有一个谷雨而已。

第六章 / 140

没有音符的音

如果故事就停在这一秒多好。

第七章 / 197

我必须将你遗忘

她不停地想，若是没有季若柏，自己会怎么样。

第八章 / 242

我不习惯没有你

他整个人都消失了，像是在说，遗忘吧，遗忘我这个人。

第九章 / 274

我一生渴望被你藏好

她对他说，我想，我爱你。他并不回应。可是这不代表他不爱她。

你给的温暖之态我始终铭记。

爱你就注定荆棘缠身，纵有暮不再，时光轮转，我仍抵死无悔。

即是深情，亦是情深



第一章

当你突然走进我不堪的世界

她的一切，都是季若柏给的。

可是，对于季若柏她说不上感激。
更多的，是害怕。

1

谷雨认识季若柏那年，她十二岁。

其实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多大的年纪，生日是哪天，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姓名。应该这么说，她的一切，都是季若柏给的。

可是，对于季若柏她说不上感激。更多的，是害怕。

以至于他们相依为命几年之后，她看着他的眼睛还是怯怯的。

谷雨甚至从来不敢直视季若柏的眼睛，仿佛只要与他对视，自己所有的不堪就像是在他的眸子里，慢慢地展现。

虽然，他从来也不说，也不能说。

谷雨被黑瘦男人拐走的时候，还是不能懂事的年纪。所幸在一群懵懂的孩子里还算乖，其余的孩子都被卖走，黑瘦男人却独独留下了她。男人说，这孩子省事。

其实被留下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其他的孩子都开始有了新的生活，他们的新爸妈至少能给他们一个安定的家，至少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就能够好好地活下去。而谷雨，没有姓名，没有年纪，也没有一个家，注定漂泊。

她算不出自己到底过了多少年这样的日子，只知道每天睡在最破烂的旅馆，早上起来就跟着黑瘦男人出去“工作”。她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匍匐在地上，露出可怜的眼神，面前放着一个破旧的洋瓷碗。

乞讨，是的，就是乞讨。

生活就是这样机械式的，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，从地下通道到繁华的闹市，从清晨到深夜。

从来不知道感叹自己有多悲哀，整个人都是麻木的，看着穿着光鲜的



行人，从来不会思考为何自己会和他们不同。

甚至，会碰见同行。看着那些残缺的身体暗暗庆幸，自己要比他们好很多。至少自己能直立行走，能看见太阳，能够在黑瘦男人喝醉酒打自己的时候跳起来跑。

她也从没想过自己能跑到多远，能不能逃离这样的环境。

谷雨以为，自己的一生注定是这样的了。这个，就是命运。

有的人，天生就吃着那些高级餐厅里的午餐，穿着商店里花花绿绿的漂亮衣服，而自己注定是吃黑瘦男人递过来的干馒头，或者黑瘦男人高兴了，会带回自己吃剩的米饭或者面条。

那些有味道的饭菜，可真是人间的美味。

然后，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她遇见了季若柏。

其实，不一定是十二岁，也不一定是那天生日。因为这些，都是季若柏自顾自地安给她的。

如果这个不能算是生日的话，那么换个说法，那天是她“重生”的第一天。

年龄大了，乞讨起来便不会像那些小孩子那样招人同情。在收益越来越少的日子里，黑瘦男人决定把自己的看家功夫教给谷雨，也算是传了衣钵。

可惜，不是什么能见得人的本事。

三只手，扒，也就是偷。

用食指和中指灵巧地夹出他人衣服中的钱包，快到没有人发觉。

黑瘦男人足足教了谷雨一个月，在谷雨能很快地把自己口袋里的信封夹出来之后，谷雨出师。

2

那天，正好就是谷雨出师的日子。

天气阴沉沉的，乌云就盖在头顶，仿佛随时能把人浇个透彻。黑瘦男人吸一口烟，用鼻孔送出烟雾然后给谷雨打气：“那个，今天天好。人都急着要回家呢，没人会注意到你。”

谷雨是有些怕的，她见过有人偷东西被抓，好几个人围着打，头都被打出了血可是旁边人们还是喊：“把这个贼打死才好呢！看他还偷不偷。”

可是比这更怕的是黑瘦男人已经说过很多多次的话，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你要是不能干这个就还是得要饭，但是不能再这么要了，一个全活人要饭，人家有也都不给你了。

谷雨知道，如果没有别的生财之道，自己身上的某一部位就会远离身体了，这是代价，也是生存之道。

所以，必须得偷。

可惜，第一次出手就失败了。庆幸的是谷雨没付出什么代价，因为遇到的人是季若柏。

那天，天色很暗，乌云挡住了天，似乎憋着一场大雨。所有人都行色匆匆。每个人都急着回家，生怕下一秒大雨倾盆就会被淋成落汤鸡。只有一个人是缓缓地走着的，谷雨和黑瘦男人正站在墙角四处搜寻猎物，然后就看见他从远处缓缓走过来，再从身边经过。黑瘦男人推推谷雨说：“就他了，你看他连眼睛也不抬，肯定是心里藏着什么事，这种人最没防备心理，容易下手。你看见他裤兜里那个纸袋子没，跟过去。”

谷雨小跑两步跟上那个人，在他身后慢慢地行走。

果然，他也没有发觉有人盯上了他，就连谷雨与他并肩行走，他也没察觉到。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。

谷雨的手颤颤抖抖地从裤兜里伸出，在半空中悬了老半天，却怎么也



下不了手。转过头看那边墙上靠着的黑瘦男人，却被他一个眼神瞥得全身一战，闭上眼睛心一横，就把手指头朝下伸向那人的裤兜里去。

摸到了……厚厚的一包，夹出来……滑掉，不紧张，再夹……

夹到了，缓缓地抽出来。谷雨终于敢睁开眼睛偷看身边的人，并伺机逃走。却没想到一抬眼皮，就看见那人直视的眼睛。

那是怎样的眸子，眼珠子很清亮，白色和黑色分明，眼珠微微一转，仿佛洞悉了一切。谷雨手一抖，纸袋子便掉落在地下。

她想转身跑，却被那人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想挣脱，胳膊却被抓得更紧。

完了！当时谷雨脑海里只浮出了这两个字。

3

谷雨被季若柏带回了家，她站在客厅，低头看白色羊毛地毯上自己赤裸的脚，不敢走动一步，生怕脚上的黑会弄脏这个陌生人的家。

这时的季若柏，就像是谷雨的一个神，而她现在，就是在等待着神的处置。

外面果然下起了大雨，刷刷的雨声传进谷雨的耳朵，她的整个身子都在温暖的房间里瑟瑟发抖。

在被季若柏抓住手腕的时候，她就觉得自己完了。她一定会被黑瘦男人打个半死，然后她的胳膊或是腿将远离身体，整个人不再完整。

她绝望地转过头看那边角落里的黑瘦男人，他沉着脸，皱着眉头。

“求你，放过我吧……”谷雨只有抬头哀求抓住自己的男人，他浑身的白，在暗沉的天色下显得透亮，只是眼珠子很黑，看着自己的时候像是能看穿一切。



他不说话。

“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

他依旧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臂。几秒过后，他开始拉着她往前走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！你要干什么！”谷雨更慌了，频频转头向身后的黑瘦男人看去。这人拉着她要干什么，不会送她进号子里吧？她伸出左手开始打他，“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

步伐匆匆的行人们停下脚步，开始指指点点。没有人替她说话的，所有人都是在说，小偷，活该，小小年纪就开始偷东西……

不偷，就没法活下去，不是吗？男人一只大手便把她两只手全部攥紧，她只有躺下身子，拖着他让他不能走。

爸爸会来救她的，是吧？

那时候，她管黑瘦男人是叫爸爸的，甚至也不觉得黑瘦男人对自己有多么不好。等到后来，她有了新的“爸爸”，她才知道，原来生活并不只是原先那一种。

黑瘦男人终于还是从那边走了过来，进入人群中：“嘿，你干吗呢你！你抓我女儿干吗？”

谷雨感觉救星终于来了，想向那边靠去，这边的手却被攥得紧紧的。

这个拉着自己的男人不说话，抬眼看看黑瘦男人，用手指了指他，又指指谷雨，摇摇头。他的眼神是轻蔑的，一句话不说，也足以击倒黑瘦男人。

黑瘦男人不懂他说什么，却突然感觉到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解决，一脚踢到谷雨的肚子上：“你他妈还学会偷东西了你！看老子不揍死你这个小鬼崽子！”

说着，又是一脚踩上去。



谷雨觉得委屈，疼得厉害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眼巴巴地看着黑瘦男人，万般不解。不是他让自己偷的吗？

却不敢吭一声，她知道她要辩解一句，回去了挨得更多。

肚子疼得厉害，吃力地把身子转一转，把后背支在上面，想着后背能抵得住疼。

却没想到，黑瘦男人的脚再也没有落下来。一声闷响，谷雨转过头去，他已经在地上躺着了。刚刚被偷的那人厌恶地看着黑瘦男人，然后转过眼又来看谷雨。

谷雨一个冷战，身子都蜷缩了起来。她以为，他也要打她。

却没想到他伸出手，扶着她站起来。然后，他拉着她往前走，再不理睬黑瘦男人。

黑瘦男人从地上爬起来跟在后面：“哎，你要干什么……你……”

那人回转过身子，指指谷雨，又指指前面。再用一个指头抵在黑瘦男人的鼻尖上，摆动了下手指。

她，不是你女儿——谷雨突然看懂了这个手势。

那人的腿一抬，踢到黑瘦男人的下身，黑瘦男人整个身子弯下，跪倒在地上。

然后，那人就带着谷雨往前走。

他，要干什么？还有比挨打更重的惩罚？谷雨吓得厉害，却丝毫不敢抵抗，被那人牵着一只手往前走。

前面，是警察局。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他却并没有带她进去。

却没想，他带着谷雨回了自己的家。



4

谷雨就站在客厅，等待着承受比拳打脚踢更恐怖的惩罚。却没想到季若柏从那边房间出来，然后向她招招手。

她想走，却发现整个腿都发软，迈出去一步便瘫倒在地上。

季若柏见状，跑过来打横抱起她往里面走，带她进了一个小小的房子，里面全是白色的瓷砖，被黄色的灯光照射得暖暖的，季若柏把她放下来，然后打开一个龙头，水就哗哗地流进缸里。

季若柏指指缸的位置，谷雨就知道，他要她去那里面。

他想淹死自己？

谷雨听话地蹲进去，下意识抱住自己的脑袋，却慢慢感觉到暖暖的水打在她的身上，使全身的冰冷开始散去，麻木的身体开始复苏。她听到一声轻叹。偷偷抬起眼，才发现男人正拢着袖子，随后弯下身把她抱在脑袋上的手拉开，拿起那个洒水的东西往自己的头上浇。很暖。他褪下她脏脏的衣服，在她身上抹上香喷喷的东西，用毛巾擦她的身子。

如果是读过书长大了的谷雨，一定会以为季若柏有恋童癖，一定会在此刻羞得面红耳赤。而当时的谷雨，什么都不懂，愣愣地看着男人微微张开好看的唇，只是在想，他为什么不惩罚自己，而是给自己洗澡？

她从来没有洗过澡，只是夏天很热的时候曾经趴在水龙头那里，让水浇到头上，有时候还会窜进衣服里，凉凉的很清爽。

洗完了，他拿白色的毛巾擦她的头发，谷雨睁大了眼睛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干净得快认不出来。原本菜色的脸上也因为暖和有了些许红润。

他，是好人吧？谷雨躺在白色绵软的床上，像是飘浮在云中，一切都梦幻得不像话。是做梦吗？就连梦，也从未这么好过。没有这么干净绵软的床，没有这沁人心脾的茉莉香气，也没有如此的安静。

是的，安静。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，谷雨反倒睡不着了。躺在床上



辗转反侧，直到听见脚步声由远及近，走到床边才停下。谷雨闭着眼睛装睡，就连呼吸也不敢大声，她感觉得到那个人在看她，看了许久。

她眯着的眼睛悄悄睁开一条缝，却在瞬间对上那人的视线。慌忙又把眼睛闭紧，生怕被发现自己是在装睡。

季若柏却什么话也没说，像是没有看到她的小动作一般，一会儿后转身离开了房间。

谷雨戒备了很久，最终还是睡着了。只是等她醒来，一切就开始换了天地。



第二章

易逝年华，谁伴我度过

那时候她的身份是，小偷。
而他，是被她偷的那个人。



1

“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！那边都开始了！快走啊喂……”

教室的最后一排，一个女生使劲地摇着坐着的女生的肩，坐着的女生却丝毫不动摇：“我不去了，我得把这个做完。”

“完了再做，这可是咱们班和三年级的比赛呢，咱们全班女生都得去当拉拉队呢，你不去怎么成？谷雨，你还想不想在班里混下去了？今天你不去，明天绝对成全班公敌！”

谷雨笑笑，于小小就是喜欢危言耸听，夸张得不得了。她无奈地撇撇嘴：“我真的不去了，得把卷子重新做一遍呢。”

于小小瞥一眼白色卷子上鲜红的数字，懊恼地跺跺脚：“我说谷雨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说到学习我们班上谁有你拼啊，可也没见分数涨过。”

谷雨只有笑笑，坦然地承认：“我笨呗！”

22分，全班第一，倒数。这个成绩确实有够糟糕的。不是没有认真学，上课时做的笔记比谁都全，下课了连想上厕所都是忍着忍着，就为了能多做两道习题。所以每次成绩出来，就连老师也不忍心说她，只是满眼的同情，觉得她实在只是笨。

于小小最终还是放弃了，遗憾地说句“真想把我脑子给你装上”后三步蹦出了教室。同学们都去看比赛了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谷雨看夕阳透过窗子照在前面的桌椅上，洒着金色的光。

这样闲适的下午感觉真好，谷雨大脑空白几秒后又继续开始算题。

她知道，她永远及不上于小小他们，她就算拼命地学，和他们都有着六年的差距。他们读初一，她也读初一。可是她的初一，估计还及不上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。

用一年学习完小学所有的课程，就算再努力，也只是囫囵吞枣。

更何况，季若柏还把她放进全区的重点中学，在一群好学生中，她更是显得格格不入。若不是她平时乖巧，班主任一定会将她扫地出门，免得拖了全班同学的后腿。

成绩单上是要家长签字的，每次谷雨拿到季若柏面前，他都是皱皱眉头，然后抬眼看她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她却紧张得要命，拿着试卷的手都在发抖。等他签完字，便逃也似的离开他的书房。

所以，要考高分。

在周围同学说好好学习是为了考大学的时候，谷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，好好学习是为了考高分，为了不被季若柏用那种眼神看自己。

因为那种眼神，让她想起一年前。

一年前，她狼狈地坐在地上说：“求你了，放过我吧……”

那时候她的身份是小偷。而他，是被她偷的那个人。

后来他送她去了警察局，警察局让她交代她的家长是谁，她摇摇头，她只知道叫那个黑瘦男人做爸爸，他叫什么名字她却是不知道的。然后他们又让她交代自己是哪里来的，她依旧摇摇头说不清楚，她去过的地方太多了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她不知道那些城市的名字，也不需要知道。她只是一个乞讨者。

先送孤儿院吧，警察们跟季若柏说。

季若柏摇摇头，又带着谷雨回了自己家。谷雨一直等待着季若柏的审判，他却给了她一个新的名字、新的身份，后来甚至让她上学、让她交朋友。

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的过去，可是他知道。

如果谷雨一直只是处在过去那种境况当中，她不怕。可是让她享受过不一样的生活后，再回想起从前，就会觉得不堪。

而她，再也不想回到那种不堪。